

青玄记

吴沉水
著

上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吴沉水

著

青玄记

上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玄记 / 吴沉水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6. 7
ISBN 978-7-5500-1785-6

I. ①青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30857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[http: www. bhzwjy. com](http://www.bhzwjy.com)
E-mail [bhz@bhzwjy. com](mailto:bhz@bhzwjy.com)

书 名 青玄记
作 者 吴沉水
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70mm 1 / 16
印 张 36
字 数 592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9.8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785-6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6-168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CONTENTS

001 / 一 小柴刀

013 / 二 曲家女

028 / 三 郝平溪

042 / 四 神仙人

054 / 五 拜师父

067 / 六 魇偶蛇

080 / 七 驳火术

092 / 八 破阵出

105 / 九 上琼华

119 / 十 太师傅



132 / 十一 毕师兄

146 / 十二 小比试

160 / 十三 纸飞鹤

174 / 十四 云晓梦

186 / 十五 大比试

203 / 十六 元婴成

216 / 十七 太一君

229 / 十八 情之初

237 / 十九 寿诞日

250 / 二十 师徒眷

260 / 二十一 朱泾宽

271 / 二十二 如约至

曲陵南弯下腰，在磨石上一下一下磨着自己那把小柴刀。

这把刀是名副其实的小，刀身只有常用柴刀的三分之一长，呈半弯月牙状，刀刃薄利平滑，无豁口，完美得犹若一泓清泉，在月色中闪着明晃晃摄人心魄的银光。

曲陵南一张小脸紧绷着，毫无表情，执着而专注，往刀口处浇了点儿水，继续霍霍磨刀。

院墙之外，隐隐传来鼓乐声，不时还夹杂着喧笑，丝竹作响，鼎沸热闹，一派喜乐之气。

一墙之隔，那边是高筑巨构，雕栏玉柱，华美贵气；这边却成九野之乡，蛛网燕泥。

刀刃与磨石摩擦的声音显得越发单薄，锐意顿减，反倒平添了三分凄凉。

过了许久，刀刃处已磨得足够锋利，曲陵南扬起柴刀，刀口居然传来嗡嗡之声，月光下，她常年缺乏血色的脸被照得半明半暗，一双眸子平静中闪着亮光。她用指腹轻轻压上刀刃，血珠顿时进出。曲陵南将手指伸入嘴里吮了一下，微微眯眼，满意地点点头，随后将柴刀插入腰际，整理一下头发，抬头看了看天。

天际一轮圆月高高在上，月华之下，万物朦胧，白日世间诸般丑态，此时都罩上纱衣。曲陵南望了望高悬的明月，眨眨眼，开口道：“娘，莫要再入我梦里哭了，我这就去替你宰了他。”

她娘若地下有知，听见这话，只怕会急得从坟里跳出来。可惜黄泉杳渺，人

鬼殊途，她娘再急也无可奈何。

曲陵南此时开口，原也不过是因过往一十二年，凡事做之前均知会她娘一声，习惯使然而已。她停了停，看了会儿月亮，算了算时辰，又认真地蹙眉对她娘道：“活着哭，死了也哭，你哭来哭去的，到底图个啥？莫哭了，今晚我就把这事了了。”

小姑娘停了下，困惑地思考她娘为何哭泣的问题，想了一会儿，想出来点儿头绪，便郑重地对着虚空道：“娘，我思来想去，觉着你还是想让我宰了他。那男的原本说好了娶你的，却抛下你不要，现下又要娶别的女人，言而无信，无以立足，早该一刀杀了完事。可你又为何不明说？早说了，早两年我便可替你完成心愿，你也能早些安心投胎，转世为人，少入我梦中哭啼烦扰，岂不甚好？”

她娘自然是没回答。

曲陵南却正儿八经地叹口气，摇头用一种看不惯又没办法的口吻道：“娘啊，你千般好万般好，便是这一样不好，话老是只说一半，你不说我怎猜得出？我猜不出你便只会托梦来哭，吵得我觉也睡不好，真真白耽误工夫。”

她不满地撇嘴，转身弯腰捡起一捆备好的麻绳负到肩上，蹑手蹑脚地躲到墙根，侧耳倾听了一会儿，确定墙那边无人，随即解下麻绳打结，手一挥麻绳结漂亮地划了个弧线，稳稳挂到院墙那边的歪脖子树上。曲陵南这一招在山里打猎时用得炉火纯青，此刻挂个树杈不过牛刀小试而已。她拽拽麻绳，确定绳子稳固，随即双手一攀，身子斜挂，腿借力使力，往墙上迅速蹬跑，嗖嗖几下便越过了墙。

爬上树，收了绳索，她又从树上倒垂，一个返身，刺溜一下麻利爬下。她自小长在山野，又无玩伴，平日里便是与猿狸鹿狐等玩耍，向来熟稔攀爬腾挪，此刻稳稳落地，竟只发出沙沙细响。曲陵南反手抽出柴刀，猫着腰，借着树影花丛遮挡，快速穿越这处庭院。

她犹如狩猎的豹子山猫，在此宅院隔墙一处废园蛰伏了好几日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潜伏，早已将地形踩熟。此时小姑娘脚下，乃傅家人称为后园之所，占地不广，屋舍多为闲置，蛛网危檐比比皆是。据称，有些院落曾用以拘禁历代傅老爷不听话的夫人和如夫人们——在曲陵南看来，此乃不折不扣浪费柴米油盐之败笔，男人若不喜欢那些女子，只打发她们滚远些便是，关起来，还费粮食柴火作甚？

可为何名为男人的动物都喜欢这么干？尤其是有大房子装得下许多女人的男人。

比如，她血缘上的爹。

她爹今几个娶亲，头两天后园就塞进来两名婀娜多姿的姨奶奶。

姨奶奶们比曲陵南她娘还能啼哭，哭得还极好，讲究的是掩面长叹，一调三折，起承转合，缠绵悱恻。

曲陵南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回听人哭得比唱得还好听，她一面爬到树上吃果子，一面欣赏这抑扬顿挫的哭号，小榆木脑袋忽然若有所悟，煞有介事地微微颌首。

小姑娘领悟的是，女人原来得这么哭哇，照她母亲那种默不作声只管泪流满面的法子，连公猴子都没招来一个，真是白费了满眼泪水。

虽然姨奶奶们最后也没招来她名义上的爹，倒是招来凶神恶煞的管家被训斥一通，曲陵南仍然坚持认为，她们的哭号毕竟闹出了动静，只要能闹出动静就赢了。

这世上很多事都颇无必要：好比爬山，明明有条山道笔直通畅，直通云端，可人们却偏爱视而不见，左拐右拐，净走岔路，九曲十八弯都到不了终点。走岔路就罢了，走了岔路，那个人还要停下来，还要拍大腿骂娘，抱怨世道不公，抱怨人心不古，暑雨亦怨之，祁寒亦怨之，炙日亦怨之，浓荫亦怨之。

说白了就是爱瞎折腾。

就拿她娘来说，分明貌美无双，脑子里装着曲陵南一辈子都弄不明白的诗词歌赋，据说以前还能飞花穿叶，很有些飞檐走壁一类的真本事。可惜她放着好好的逍遥日子不过，为了个男人，硬生生将一身修为给散了，学深闺那些无聊透顶的针线女红，扮成娴雅端庄的模样，拼了性命给那男人生娃，到头来连个姨奶奶的身份都没捞着。

后来也不知发生何事，她娘被逼抱着还是奶娃娃的曲陵南躲到深山老林中。等母女俩安顿下来后，她娘每天就只干两件事：养她和想自己的心事。

养她好办，兽乳粟糊，曲陵南长得飞快，一日三餐到点必吃，不用人喂不用人催，乖巧得像庄稼人放养的牛马；想心事却难办，她娘愁眉不展，整日翻来覆去琢磨过去，过去怎么好，后来怎么糟，拿那个好比对那个糟，一根线的事硬给拧成一团麻花，越来越乱，解也解不开。

解不开咋办呢？她娘便哭，哭完了就开始生病，病完了曲陵南也大了，她娘的小命也折腾得差不多了，临死还攥着当初的定情信物喊“檀郎，你好狠心”。

曲陵南知道这里的檀郎指她爹，但她不明白为何她爹要改名叫螳螂。她想起野外瞧过母螳螂交配完吃掉公螳螂的事，暗忖：约莫娘临终时心里还是恨，恨她爹用完了她就一脚踹开娶别人，这跟母螳螂做的缺德事差不多，故以螳螂之名骂

她爹，也无可厚非。

然而照曲陵南想：骂完了不就该闭眼了吗？事情又坏了，她足足帮她娘合了不下十次眼皮，她娘还撑着不肯合眼。曲陵南当时心里就疑惑，怕她娘又要整什么幺蛾子，看这架势，只怕死了还得继续折腾，折腾不了自己，就折腾她。

果不其然，她娘入土没多久，曲陵南就开始整宿整宿梦见她娘，她娘在她梦里哭得无声无息，梨花带雨。可曲陵南烦得不行，因为在梦境里，她娘只哭，别的啥也不说。

“你到底哭啥呀？”曲陵南耐着性子问。

她娘掩面抽泣，没回应。

“你不说我咋知道哇？”曲陵南试图跟她讲理，“我不知道就啥也做不了哇。”没用，她娘继续哭。

曲陵南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她娘掩面哀泣、欲说还休。世间多少事，坏就坏在不好好说话上，她想破了脑袋，也闹不清楚她娘到底要啥。

“给你多烧点儿纸钱？”曲陵南商量着问。

“给你烧俩丫头伺候？”

“要不，我打两只斑鸠拔了尾巴尖的毛给你做顶冠子？”

“你到底想怎么着吧？”小姑娘发了狠，在梦里抽出柴刀，一刀劈在石头上，哐当一声火星四溅。

她娘的眼睛却亮了。

小姑娘乌溜溜的眼珠子从她娘脸上移到手中明晃晃的柴刀上，也亮了。

原来是这样。她恍然大悟。早说嘛。

能用柴刀解决的事，都不算难事，曲陵南微眯双眼，面无表情地想。

过了几天，她收拾了个小包袱，扮成男子下了山，走了几天几夜，风尘仆仆连赶一百多里路，跋山涉水，进了村过了镇，终于赶在她爹娶亲前来到河魏城。进了城，她向城边卖茶水的老板娘讨了一碗水，就着自己做的窝窝头，蹲在路边啃了起来。

吃完后，曲陵南还了碗，问傅家在哪儿。

“哟，你可是打听‘傅半城’傅老爷的府邸？”

曲陵南不记得她爹叫傅半城，于是老实说：“是姓傅，但不叫傅半城。”

“外乡小子忒没见识，傅半城可不是傅老爷的名讳，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哪儿敢直呼他老人家？这半城说的是半个河魏城都是他傅家的，富贵至极的意思。你

打听傅家干吗？你是他家远房亲戚？”

曲陵南摇摇头，认真地说：“有人托我给他们家传个口信。”

“啥口信要你一个小孩子远道来传？”老板娘好奇地凑上来问，“别是丧葬婚嫁？”

“不是。”曲陵南看着远方，心道，传个“你要死了”口信而已，这真不算丧葬婚嫁一列。

自黄昏起整个傅府都热闹非凡，张灯结彩，人声鼎沸，堂上厅间各处虽未正式开席，然宾客间已开始觥筹交错，杯盏不停。中庭大开，二进的花厅外贺礼不断，唱喏的喊哑了嗓子，送茶的跑断了腿，红纱灯笼罩着红蜡烛，红彤彤的一片喜色照进眼底，在人脸生硬生生烘托出几分欢愉来。

这一晚明月当空，阳往阴来，清辉满地，晴空无云，似乎连老天也愿给傅半城老爷半分薄面添点儿喜气。偌大一个傅府，忙而不乱，井然有序，迎宾的进退有矩，待客的谦恭有礼，便是传菜的小厮、递酒的丫鬟，也个个衣裳崭新、模样利索。管事更是满面红光，神采奕奕，几乎要将自己视为今日成亲的傅老爷一般。

曲陵南打量着满屋子挂着的红绸红灯笼，对这么多红布跟不要钱似的挂得到处都是有些不解。

她暗忖：不就娶个婆娘吗？平日她也爱下山闲逛，村里镇上没少见汉子打婆娘或婆娘揍汉子的。

他们说，那叫夫妻之道。

既然如此，只为了宣称多了一个能跟自己睡觉打架的人，犯得着聚这么多人，不论亲疏、不管来历都要道声恭喜吗？

到底有什么好恭喜的？

曲陵南皱着眉继续端详来往众人，他们挂在脸上的那些笑有真有假：有些分明笑不达眼底，有些贪婪狰狞，有些不过敷衍了事。

这满堂的人，为何连真假都辨不出来？

当年她娘在世时，倘若不忙着犯愁，也愿意拣些人情世故说与她听。

娘给她讲过何为成亲，言道若这一男一女拜过天地睡一块儿便叫夫妻。讲这事的那日，她娘兴致颇高。曲陵南尽管觉得这些事没什么好弄明白的，但见娘意犹未尽，便耐着性子配合：

“若拜了天地不睡一块儿呢？”

“啊啊，哪儿有拜了天地不洞房的？”

曲陵南点了点头，表示听懂，随口又问：“那若睡一块儿不拜天地呢？”

她娘脸色一变，顷刻间泪水涟涟，掩面哭道：“那是无媒苟合，会遭天谴，要遭报应的。”

曲陵南大吃一惊，赶紧问：“啊，还有这等事？莫非雷公电母还管人睡一块儿不成？”

她娘不知想到了什么，自顾自哭得正来劲儿，曲陵南的惊疑相较之下实在无足轻重。哭着哭着，曲陵南的娘突然扑过来紧紧抓住她的细胳膊使劲儿摇，手劲儿之大，疼得曲陵南倒抽冷气，龇牙咧嘴道：“娘，您轻点儿，仔细手疼。”

她娘睁大一双含水美眸，眼底却燃着火，盯着她，哆哆嗦嗦道：“阿南，乖宝，以下娘要跟你说的，你务必牢牢记住，啊？”

曲陵南一听“乖宝”自她娘樱桃小口中蹦出便深觉不妙。在她有限的经验中，每回娘喊乖宝，都是要她做些莫名其妙毫无用处的麻烦事。

好比将她的头发分成两半梳成容易被树枝挂到的发髻；逼着她穿针引线，不缝衣裳，反倒往那布上绣些不利于行、容易钩烂的花花草草；还有硬要拿花瓣挤出的汁来喷洒衣裳，搅和得曲陵南蛰伏山林时隔着二里地便被飞禽走兽发觉……

诸如此类的事层出不穷，几年下来，小姑娘心中有杆秤，“乖宝”一出口，她娘就得要她头疼。

曲陵南挤出笑容，仔细掰她娘的手，不敢使劲儿，怕一不留神把那葱管般细白的手指头掰疼了，小心道：“娘，您慢慢说，我听着咧。”

“你长大了以后，可万万不能无媒苟合，如果哪个男子要碰你，要禀告天地祖宗，三书六礼，少一样皆不行！”

曲陵南弄不懂三书六礼为何物，但她听明白了她娘的意思，就是待她长大，若有男子想与她睡一起，只怕很有些麻烦事要做。

对一个小姑娘而言，成长遥遥无期，她娘是杞人忧天，且跟人睡一块儿有甚好？曲陵南自来只睡惯自家床褥，要她分一半给旁人，哪怕给她娘，曲陵南都不乐意。

故当她猫着身子躲在傅府厅外花丛内时，小姑娘真心实意地替她未曾谋面的爹烦忧，分半张被子与人，这等事做一次两次便罢，若天天年年如是，还不如一早死了好。

那就别便宜旁人，让自己一刀劈了算了。

曲陵南摸了摸腰际的小柴刀，面无表情地扫过往来宾客，暗暗比较从哪儿伏击比较好，她狩猎伏击的本事全是自己日观飞禽、夜观走兽琢磨出来的。说穿了没有什么奥义，唯耐心而已。蛰伏半宿，全力一击，一击不中，全身而退，再谋其他机缘。

她没杀过人，但这些年打猎全靠她一人，如何一刀毙命、剥皮剔骨，小姑娘做得娴熟，想来宰人也不过如此。

只是这满堂宾客，哪个才是她名义上的爹？天道循环，皆有定数，她爹欠她一笔债，旁人可没有。

万不能杀错了人。

曲陵南顺手拿了一个外酥内软的点心，躲在一丛繁茂的灌木后，小心地用前排牙齿咬下点心，含在嘴里待软乎了再咀嚼咽下。这点心也不知道叫啥名，外面有好多层薄脆饼皮，内里却包着甜糯的红豆沙，曲陵南吃着觉得不错。她想：看来名义上的爹日子过得好，福享得多，住的宅子够宽敞，没拜天地的女人也睡了不少。

就算死了他也不亏。

此时鼓乐齐鸣，人群骚动，礼官高喊：“花轿到。”一时间，众人皆拥向门前。傅府内外点了无数灯烛，照得明晃晃若白昼，一片刺眼的红中，一顶大红花轿稳稳停在门前。

曲陵南猫着腰，仗着身手灵活左拐右拐，隔着重重人群望过去，正见一男子一袭红衣，姿态潇洒自骏马上一跃而下，他年纪不小，然剑眉星目，玉面琼鼻，端的是位美郎君。

倘若只是相貌好倒也罢了，此人眉梢眼角、举手投足，皆有说不出的风流倜傥之气，将原本七分的容貌撑足了十分，还有二分尚在衣饰装扮上，其头戴玉冠，衣角绣样，腰带悬璜，皆是浑然一体，明明富贵满身，却偏偏有说不出的雅致俊逸。

曲陵南皱着眉头端详此男子，自鬓角脸颊到鼻端发梢，不放过一丝一毫，然后她点点头，确定这个男人就是人称傅半城的傅老爷，名讳上季下和，也即她名义上的爹。

见此光景，曲陵南脑中却不知为何回想起她娘临终前几天，昔日的美人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云鬓枯萎纷乱，双颊耸起眼眶深陷，仅余一双欲说还休的含情目，却仍然捧着一块玉佩又哭又笑。

她说得最多的还是这个男人。

哪怕亲生的孩儿就在跟前，可她娘满心满眼还是想着这个男人。曲陵南的

记忆中，就没有被娘抱着娇宠的情形，就连她偶尔摸曲陵南的脸，自眉峰摸到嘴角，抖着手，含着泪，笑着说的也是这里长得像他，那里长得像他。

每逢这时候，小姑娘就木着一张小脸，小时候还曾想过，有这样的娘还不若做山野间豹子老虎的孩儿。可渐渐大了，小姑娘却默默忍下了她娘的荒唐。连羊羔都晓得跪乳，乌鸦都晓得反哺，娘生她养她，她实在没什么好埋怨的。

曲陵南甚至想，若早知道娘去得这么快，自己一定天天啥也不干，只蹲在娘跟前仰着脸让她随便瞧随便摸，她爱哭便陪她哭，她爱笑也陪她笑。

可惜人死了就是没了，便是真有轮回，那也是另一段缘分，与今世无关。

她娘再爱看，曲陵南也一点儿都不喜欢自己这张脸。这张脸长得像傅季和，她知道，娘常常在她耳旁唠叨，听得多了，曲陵南越发不待见这个爹。

现如今，这男人距她不超五十尺，这点儿距离几个纵跃即可扑上去，他今儿个穿的新郎装红彤彤的煞是好看，交领处绣着细密繁复的花样。他脖颈修长，喉结外露，喉结左侧的喉管若隐若现，一刀下去，保管血液飞溅，一命呜呼。

可惜了这身新衣裳，曲陵南想。她自己从未穿过这样没用又累赘的衣裳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她一年到头，要猎到完整的皮毛才能下山到村子里跟人换点儿粗布——做身新衣裳不易。

傅季和身上这套衣裳似乎费用不低，溅了血只怕不好洗干净，她有点儿替她爹心疼。

吉时已到，鞭炮噼里啪啦，众人喝彩声不断，傅季和不停拱手，嘴角上扬，满面喜色。他向四周的众人作揖，转身接过下人递上的马鞍亲自放在轿子前，笑吟吟地看着喜娘轻揭轿帘，扶着一个身材娇小的新娘子颤巍巍出轿。曲陵南不晓得此乃河魏城旧俗，新娘子跨马鞍，意取“平安”之意。

曲陵南看着那位新娘子柔弱无力地靠在喜娘臂膀上，长长的绣裙半掩住小巧的绣鞋，体态轻盈，正要跨过马鞍。

她知道时候到了，迅速从怀里掏出四个自己做的烟火，分两个方向朝人群投掷过去，巨响火光之下，人群骚动，不知谁尖声喊了句：“有贼人来犯！”

围观的众宾客仆佣顿时慌乱起来，四下逃窜，尖叫声不断。曲陵南微微眯眼，抽出小柴刀一跃而上，在一片混乱中扑向当中那个玉树临风一袭红衣的男子。

火光令柴刀的刀刃流动着摄人心魄的绮丽红光，曲陵南在这一瞬间看清了自己亲爹的那张俊脸，那每每令娘摩挲着自己的脸浮想联翩的五官，多少年来她无

比厌恶这张脸，今日与这张脸乍然相逢，惊惧愤怒令他的脸扭曲了。

曲陵南忽地发现，原来他二人长得也不是那么像。

她的五官，明明比眼前这男子要精致，到底还是像娘多点儿。

曲陵南对此颇为满意，满意到她开始觉得兴许这位爹也不是那么亟须被宰。

也罢，那便劈一刀见点儿血，也算对娘有个交代。

一念之间，小柴刀准头便朝下偏三分，不劈脖颈，改劈胸腔，她自小便对此道熟稔于心，此一刀劈下，只见血不伤筋，力度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谁知半道上突然斜伸出来数根绿色藤蔓，稳稳缠住她的刀。曲陵南吃了一惊，用力一抽，那藤蔓却宛若活的一般，越发缠得紧，小柴刀宛若被千斤巨鼎压住，哪里抽得动半分？

曲陵南绷着脸转动眼珠一瞥，不知何时，边上身着红衣的新娘子已然掀了盖头，双手摆出奇怪的姿态，态度倨傲地看着她，宛如看最低等的蝼蚁。

倘若曲陵南与同龄女子一般自幼长于深闺之中，有女性长辈亲自教养，有小姐妹们一同玩耍嬉戏，一同比女红比规矩，时不时斗才艺、赛妆容，她兴许会懂眼前神情倨傲的女子是谁。

这是她名义上的嫡母，且是入了修行门的嫡母。

可惜曲陵南长于山野，疏于教诲，她对这凭空冒出的几条绿藤仅有的反应也不过是皱了皱眉，瞥了眼那新娘子鄙夷且得意的目光，再瞥了眼自己那个爹盯着绿藤面带喜色却又有些敬畏的模样。

她心下疑惑的不是藤蔓怎会无端冒出，而是为何她变出这戏法会令他如此高兴？

瞧，这藤蔓细长柔韧，叶子边缘呈锯齿状，也不过就是榕树下常见的那种鬼缠藤，他到底稀奇些什么？

曲陵南一念之间，对方已经分出另一条藤蔓朝她面首攻来，曲陵南侧头一避，反手一抄，将那藤蔓抄入手中，她低头瞧了瞧，突然做了件让周围人都意想不到的事。

她抄起藤蔓，张嘴咬了那玩意儿一口。

周遭众人原本此时因新娘子作法，皆退避一旁，不愿抢了对方的风头，结果见那小个子刺客居然低头咬了新娘子术法变幻而出的藤蔓，不由自主地都咦了一声。只听咔嚓一声，那灵活如蛇般的藤蔓居然被那小刺客一口咬断，断成两截，随后刺客呸呸几声，蓬头垢面的小家伙狠狠踩了两下地上的藤蔓，抬头平平

淡淡地说：“苦的。”

一旁的新郎官傅季和与新娘子均呆愣无语，随即新娘子涨红了脸，怒气上涌，娇声叱道：“放肆，你敢对本仙子不敬！”

曲陵南奇怪地看了她一眼，反问：“你是仙子？你会飞吗？”

新娘子怒道：“人人皆知御器飞行需要筑基期方能办到，我玄武世界筑基高人皆在各门派内清修，哪能随处可见？兀那小贼，你这是明知故问！”

曲陵南没听懂她前面那些话，但听明白了这女的不会飞。她打小爱溜下山在四下的十里八村闲逛，看东边打架西边唱戏，对戏台上那些仙子颇为憧憬。今见这女子一不会飞，二连变出的藤蔓都是苦涩难咽的，足见不是什么好人。她眉头紧皱，出言纠正名义上的嫡母道：“戏文里唱的仙子都会飞。你一不会飞，二长得没我娘好看，你是假仙子。”

曲陵南又瞧了自己的爹一眼，心想他虽注定要挨一刀，可娶了个女骗子，兴许该提点他一二。于是她正儿八经地对傅季和说了一句：“你上当了。”

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众人都脸色一变，新娘子更是气得脸涨红。原本曲陵南一下咬断她法术变幻出来的藤蔓，手法怪异令她有些忌惮，这会儿却全然顾不得了。她扬手一挥，两根粗壮的荆棘藤条顿时破土而出，直直朝曲陵南攻去，藤条上刺头尖利，这是她所修木系入门法术中极为厉害的攻击招数，被缠缚者愈是挣扎，藤条中的尖刺愈是深入皮肉。

曲陵南侧身一避，藤条却如长了眼睛般自空中拐了个弯，径直朝她脖子飞来。曲陵南想也不想，柴刀斜劈下去，咔嚓一声，藤条被劈了半边，然断裂之处飞快愈合，藤条瞬间又复活，眨眼之间，已经缠上她的胳膊。曲陵南一声闷哼，胳膊中招的地方，尖刺刺了进去，稍微一动，便缠得更紧。

血流了出来。

新娘子冷笑道：“一介凡人，不过仗着几分蛮力也敢来搅和本仙子的成婚大典，不知死活的下贱东西！”

曲陵南略一迟疑，另一只胳膊也被如鬼魅的藤条缠缚上去，瞬间扭到身后，小柴刀落地。新娘子手一挥，那藤条犹如长鞭挥了上来，啪的一声，结结实实地在曲陵南身上狠抽一下。

顿时皮肉绽开，一股血腥味伴着剧痛涌上曲陵南的鼻端。

新娘子犹不解气，左右开弓，藤条狠狠地在她身上抽了好几下。血腥味越发

浓重，曲陵南不心疼自己，却莫名其妙地惋惜身上穿的这件男式短袍。为了扮成男子，这身衣裳是她特地用一张皮毛跟山下的村民换来的，穿上身也不过半月，这回可毁了。

叮当一声，她脖子上戴的金色铃铛掉落在地上。

这是一对圆滚滚的小铃铛，金灿灿的，咬起来像金子，自小娘就给曲陵南戴上，寒冬时节衣食无继时也不准她取下拿去换点儿粮食。

见此物傅季和惊呼一声，声音颤抖地问：“你，你是曲兰宸的人？她还活着？不，这绝不可能……”

曲陵南恍惚地想“曲兰宸”这个名字为何听起来这么耳熟，她想了一会儿才想起，这是她过世的娘的名讳。她抬头看着自己名义上的爹，目睹这个男人因为吐出“曲兰宸”这个名字而表现出的明白无误的惊惧。

她模模糊糊地明白了，就如娘到死都念着他一样，其实傅季和也没忘记她娘。

只不过两人挂念对方的方式显然不太一样。

“杀了他，青妹，这小子身上携有曲家妖女的信物，杀了他！”

傅季和失措的声音急迫地响起。

曲陵南疼得直冒冷汗，视线有些模糊，她努力睁大眼睛想看清楚这个男人，暗忖：原来她爹跟她相像的地方在这里。

其实他说得没错，世间诸多纷扰，都不若一刀下去干脆利落。

只是有些地方似乎不大对劲儿。

曲陵南不明白为何自己心里会涌上些许酸楚，她未曾谋面的爹要宰了她，就如她也想一刀割开他的喉管一样，双方都寻求最快解决事端的方式，没什么不对。

可就在这一刻，曲陵南蓦地想起有一年冬日，大雪遍地，打猎分外艰难，她学猎户挖了陷阱，不承想第二天便猎到一头雪狼。

母狼低声咆哮，声调焦灼急促，陷阱外，有两头白色小狼无知无惧地刨地，徒劳地想救自己的母亲。

原本张开的弓放了下来，曲陵南不知为何不愿猎杀它们。她转身离开，回到栖居的地方，看着自己的娘摸着玉佩又沉溺于无休止的回忆中，生平头一回渴望她娘将目光从那块玉佩转到自己这儿。

可惜没有。

就如此时此刻，她忽然有些渴望这个名义上的爹，能别那么急迫地决定宰了

她，至少问一句，你何人，你与曲兰宸是什么关系。

可惜还是没有。

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情绪若旋风般在她心中越搅越浓，自懂事以来波澜无惊的内心突然间如惊涛骇浪般汹涌。

为什么？

天道不公，有生灵为草芥，有生灵为猛兽，有生灵为冲天巨木，有生灵为卑贱蝼蚁。

无论生为何物，活着便要各尽其分，各安其所，天命难违，无甚可怨。

然此时此刻，她却骤然涌上一种不甘。

为什么天命落到她身上，却失了父慈母爱？

她自幼便饥一餐饱一餐挨过来，娘不发病还会照料她一二，犯糊涂时便由着她自生自灭，五六岁便不得不漫山遍野乱钻乱跑，为口吃的殚精竭虑无所不为。若不是生来力气大、身手敏捷，命丧猛兽之口不过须臾之事，而山下歹人众多，多少次为偷一个窝窝头，她险些被人打死打残。

活下来有多不容易，没人比她更明白。

可问题是，为什么她要活得不容易？她明明双亲俱在，她爹还是富甲一方的傅半城。

一瞬间，曲陵南胸中怒意涌出，她都不知道自己原来积攒了这么多怨怒，似乎自出生以来种种视为理所当然的不公，都只是压抑而已。

突然，她听见傅季和连声催促新娘子动手；她听见新娘子鄙夷轻笑道杀这么个小贼会脏了自己的手；她听见有人劝言大喜之日不宜见血，不如将她四肢的经脉挑断丢到野狗岭喂狗；她听见管事上来打圆场请众人进府内继续喜事，转头吩咐家丁将自己毁容断足，卖到人贩子那儿。

嗡嗡之声不绝于耳，一股强大的气流在体内横冲直撞，顷刻间冲向紧紧绑着她的藤条。

她突然感到藤条开始抖动，藤条上依附的力量像冰雪消融，无声无息地被那股气流吸走，融汇，渗入皮肉，悄然转化为她自己的力气。

曲陵南猛然睁开眼，低吼一声，双手顿时挣开，手掌一伸，地上的小柴刀像被吸附一般自动奔向她手中。她嗓子里发出一声清啸，犹如鹰击长空，双足跃起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正要转身离去的傅季和夫妇扑了过去。

曲陵南虽一跃而起，然而此刻却十分难受，浑身犹如被人置于火上炙烤，又如在热油中烹炸，那股吸纳了术法却未能化为己用的强大气息在她体内横冲直撞，于奇经八脉当中犹若脱缰野马奔腾疾驰。曲陵南觉得自己浑身膨胀，就连眼珠子都突突跳动，似有看不见的气吹得宛若向外凸出。她的小柴刀从未如此刻这般凌厉，夹杂着尖锐的杀意，瞬间直取傅季和后背。

她全部的念头只剩下一个。

宰了这个男人，一刀将之劈成两半，让他血肉横飞，横死当场！

不如此，不足以平心中怨怒。

不如此，不足以慰娘在天之灵。

她满眼都是刺目的红，人道是喜事临门，红光满面，在她眼中，却是血色连天，不死不休。

一刀劈下，寒光渗入，傅季和一声惨呼向前扑去，后背已被劈出一道狭长伤口，鲜血顿时溅出，有些还溅到曲陵南的脸上。

曲陵南眼眸充血，面无表情，借着下跃姿势，反手又是一刀劈去，这一刀直取颈项，存了十足杀意。然刀至半空，却听得一声清叱，刀锋随即又被藤蔓缠绕。曲陵南缓缓转过头去，只见新娘子脸色苍白，双手做出复杂的法诀，霎时，刀上藤蔓又长藤蔓，密密麻麻犹如群蛇过境，全朝曲陵南身上爬去。

曲陵南冷冷盯着新娘子，横刀当胸，一动不动任由藤蔓爬过。疾风吹起曲陵